

吴伟仁

孙家栋
孙家栋 著

月球上的第一批人



月球上的第一批人

〔英〕威尔斯 著

吴伟仁 齐军平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石家庄

月球上的第一批人

(英) 威尔斯 著

吴伟仁 齐军平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深泽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1/32 3 9/8印张 2版面 印数:1—17,700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版权书号: 13286·51 定价: 0.35 元

目 次

第一 章	比得福特先生在林普尼 和喀威尔先生相会.....	(1)
第二 章	喀威尔氏物质的制造 和球体的建筑.....	(9)
第三 章	到月球旅行.....	(14)
第四 章	在月球登陆.....	(20)
第五 章	月球上的早晨.....	(23)
第六 章	探索开始.....	(27)
第七 章	月球上迷路的人.....	(31)
第八 章	怪物牧场.....	(35)
第九 章	月球人的脸.....	(41)
第十 章	喀威尔先生提出 几点建议.....	(45)
第十一 章	交际的试验.....	(50)
第十二 章	令人眼花缭乱的桥.....	(54)
第十三 章	观点.....	(60)
第十四 章	在月球屠夫洞里的战斗.....	(65)
第十五 章	在阳光下.....	(68)
第十六 章	比得福特先生单独一人.....	(72)
第十七 章	比得福特先生 在漫无边际的空间里.....	(76)
第十八 章	比得福特先生在小石城.....	(78)

第十九章	朱利叶斯·温迪吉先生
	惊人的通讯.....(87)
第二十章	喀威尔的前六条
	信息摘要.....(89)
第二十一章	月球人的自然史.....(92)
第二十二章	月球的主人.....(96)
第二十三章	喀威尔的最后信息.....(104)

第一章

比得福特先生在林普尼 和喀威尔先生相会

当我坐下来在意大利南部蓝天之下葡萄树丛影之间开始写作时，总是想到我参加喀威尔先生的这些惊人的冒险事业纯粹是一个机会问题。我到林普尼去，因为我想象着那个地方是世界上最平静无事的地方。

那时我还年青，并夸耀自己有办事的能力。我从事投机冒险事业，结果负了债务。为了偿还债务，我决定写作剧本。在林普尼一个孤寂的村庄我租了一间小平房，希望在工作中不受到干扰。

村庄坐落在面临海洋的山崖之边，在阴雨天气中这地方是泥泞的，行人几乎走不到这里。

我工作的窗子面对着沼泽，就从这个窗子我第一次看见了喀威尔。太阳落山了，天空是暗黄色，一个奇特的人影走过来了。

他是个矮而胖的小个子，戴着板球帽，穿着大衣、灯笼裤和长筒袜。他为什么这样穿戴，我

不知道，因为他从不骑自行车，从不打板球。他用手和臂作着奇怪的动作向两边猛地扭动他的头。当他走到正对着太阳时，站住了，掏出手表，犹豫了一会。然后他回转身，急忙地重返原路。

这件事发生在我住进小平房的第一天，那时我剧本创作的激情正处在高潮，我认为这一偶然事件简直是一个讨厌的干扰——浪费了五分钟时间，我又回转来写剧本。但是这同样的现象日复一日地重现，要想把精力集中到剧本写作上简直要费很大力气，我从内心里诅咒这个人。

后来我的厌烦转变为诧异和好奇：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样的怪人！在第十四个夜晚，我再不能忍受了。他一出现，我就打开那个法国式的窗户，穿过走廊，直接走到他通常站立的地方。

当我走近他时，他掏出手表。“打扰您了，先生，”当他转身时，我说。

他吃了一惊。“等一会儿，”他说，“当然可以，如果愿意和我多谈一会儿，麻烦您陪伴我走一走行吗？”

“一点儿也不麻烦，”我说，便走在他的身旁。

“我的习惯是有规律的，我和人清谈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想，这是你锻炼身体的时间吧？”

“是的，我来这里是为了欣赏日落。”

“你不是。”

“先生，这——？”

“因为你从来不看日落。”

“从不看日落吗？”

“是的，我已观察你十三个夜晚了。你没有一次在看日落——没有一次。”

他皱眉蹙额象是一个人遇到难解的问题时一样。

“嗯，我欣赏日落——空气——我顺着这条小路走，穿过那个门”——他猛地一转头——“绕过——”

“你不是那样，你从来没有那样，那里没有路。例如今天晚上——”

“哦！今天晚上！让我想想。啊！我刚看了一下表，才知道我出来的时间已经超过我准确规定的半小时的三分钟了，觉得没有时间绕道走了，所以转回——”

“你倒总是这样做的。”

他看着我——回想着。“我可能这样，现在我来想想。可是刚才你想要和我谈什么呢？”

“噢，就谈这事！”

“这事？”

“是的。为什么你这样做呢？每天晚上你到这来做出一种奇怪的手势——”

“奇怪的手势？”

“是的，象这样”——我模仿他那急促的举

动。

他看着我，“我是那样做吗？”他问。

“每一个晚上都做。”

“我一点也不知。那已经形成习惯了吗？我脑子里事情太多。这些事情使你厌烦了？”

“不厌烦，”我说，“但是——你没想一下，要是你在写一个剧本！”

“我不会。”

“那么，任何事情都需要聚精会神。”

“啊！”他说，“当然，”他又沉思起来，在他脸上有一种忧伤的表情。

“我一定停止那样做，”他说，“我变得荒唐而心不在焉，这事情一定要停止。现在，先生，我已经让你走得太远了。”

“我确实感到我对你的谈话是多余的。”

“没关系，先生，没关系，我非常感激你。”

我举起帽子向他道个晚安，他急忙答了个礼，我们各走各的路了。

第二天晚上我没有看到他。他告诉我说他经过我住的小平房散步已经好几年了，以后不可能这样做了。他从事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的研究，需要持续不断的精神的安定和活动。他下午的散步是他最美好的时候，除非我打扰他。

我愿意多了解一下他的这项研究，当作我剧本写作之余的消遣，他几乎和我谈了一个小时。

他所谈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他说的话有一半是科学术语，对我全是陌生的。然而我充分相信，他所研究的不单纯是在搞什么发现。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工作棚，有三个他训练的助手。他邀请我去参观，我欣然同意了。

最后他起身要走，向我道歉他的来访耽误的时间太长了，他说谈论他的工作是一种难得的乐趣，他发现象我这样一个有理解力的听众是不多的。“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作为你的新习惯来代替我破坏了的那个？为什么不来向我谈论你的工作呢？”

显然，这一个想法吸引了他。“恐怕我要使你厌烦的，”他说。

“你认为我太愚笨吗？”

“哦，不，但是技术的事情——”

“不论怎样，今天下午你引起我莫大的兴趣。”

“当然，这对我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要想把一种思想概念整理清楚，再没有比讲解它们更好了。那末，你能够匀出一些时间吗？”

“只有改变职业才是解决的办法，”我说。

事情过去了，他转身来到我走廊的台阶。

“我十分感激你。”他说，“你完全医治好了我那滑稽可笑的姿势了。”我说我很高兴对他有所帮助，他转身就走了。他一离开我，他的两臂就象他以前一样的姿势开始挥舞。

第二天他来了，第三天他也来了，他向我作

了两次物理学讲演，我们双方都满意。这是非常难懂的材料，但是我想他是相信我能听得懂的。

我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去参观他的研究室。这是一个大而设备简单的房子，除他三个助手之外没有仆人。地下室房间有长凳和仪器，厨房的蒸锅改装成一个熔铁炉，发电机占据了地下室。

喀威尔先生所研究的是一种用放射能的各种形式都影响不了的物质。他使我懂得，“放射能”是一种象光或热，或X光，或引力一类的东西。他说，所有这些东西从核心能放射出来，并能在远距离作用于各种物体。现在几乎所有物质都不能被这样或那样的放射能所影响，例如，玻璃透光，但很少透热；明矾透光，但完全隔热。

现在一切已知的物质都受引力的影响，你可以切断从任何东西来的光和热，但没有东西能切断太阳或月亮的引力。然而为什么没有东西能切断呢，那就很难说了。喀威尔不理解，为什么这一种物质不存在，并且在纸上做计算给我说明它可能存在。这是一个惊人的推理。但是在这里让我把它复述出来是不可能的，我所能说出的是，他相信他有可能从复杂的合金中制造这种物质，而这是一种新的元素叫做“氦”，它是装在密封的罐中从伦敦寄给他的。

任何有一点想象力的人都会理解，这样一种物质的存在是非常可能的，不管它有什么用处。例如，如果一个人要举起一件不管多重的东西，

只要他把一片这种物质放在它下边，他用一根稻草就可以把它举起。我的想法首先是把这一原理应用到枪炮和所有作战物资上，接着把它应用到船、铁路引擎、建筑——每一人类工业可想象的形式上。在这之间，我看到了我作为一个实业家的机会。我马上作了决定。我知道我是把自己的一切押做赌注的，并且高兴极了。

“我们所要做的是以前还没有人做过的最伟大的发明，”我说，并且特别强调这个“我们”。

“如果你要把我排除这一工作，除非你用枪把我打死——明天我就要做你的第四位助手。”

他对我的热心非常惊奇，他迟疑地瞅着我，他说：“那末，你的剧本呢？那个剧本怎么办？”

“吹了！”我大声喊道，“亲爱的先生，难道你不明白你已经得到了什么？”

他不明白。起初，我不相信这一点，确实，他连这一点想法也没有。这个惊奇的矮个子全部时间都从事于纯理论根据的研究。他没有更多考虑他制造出的物质的应用，就象他是一个制造枪炮的器械一样。这是一个可能的物质，而且他正在制造它！假如他制造出这一物质，那将当做这种或那种喀威尔氏产品，一直传到后代子孙。

当我认识这一点时，我成为谈话的人了，而喀威尔则要“说下去！”我跳起来。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确是象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我向他

保证，我们可能创造足够的财富，带来我们所希望的社会革命；我们可以占有并指挥全世界。他说了些对发财致富冷淡的话，但我把那些话全推到一边。逐渐，在我们之间取得了谅解，产生了一个喀威尔公司。他负责制造物质，我负责经营。

“这是一种物质，”我喊道，“没有一个家庭、工厂、船舶不用它的。它的千分之一的可能用途就能使我们致富。喀威尔，这不是狂妄的梦想。”

“不是！”他说，“我开始明白了，一个人反复把事情谈谈就能得到新的观点，这是多么惊奇啊！”

“而且碰巧你恰好谈给合适的人啦！”

“我想，没有一个人绝对反对发财致富，当然，有一件事——”他停住了。

我站立不动。

“这是很可能的，你知道，我们最终会制造不出它来。那些东西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在实践上不可能，或者，当我们制造它时，有可能遇到一些小困难！”

“困难来时，我们对付它，”我说。

第二章

喀威尔氏物质的制造 和球体的建筑

事实证明，喀威尔的种种顾虑是无根据的。在一八九九年十月十四日，这种难以置信的物质制造成了！

说也奇怪，在喀威尔先生一点也未预料的情况下，最后它偶然制成功了。一天，他正到我住的小平房来进行午后的谈话和吃茶。我也正在走廊等他。忽然，他房子的烟囱浮上天空，粉成碎片。接着是屋顶和仪器，然后来了个巨大的白热火焰。房子周围的树木强烈地震动着，并跃向火中，我的耳朵被震耳般的雷鸣震得发聋。

我向喀威尔的住处走去，一股强风立时袭击了我。就在此时，这位发明家被风卷住，身体打着旋转，并被刮到空中。然后，狂风很快平息，我才感觉到我还能呼吸，还有脚。

马上，我看见喀威尔站起来，全身泥巴，向我伸着两只流血的手。他面孔非常激动。

“祝贺我，”他喘吁吁地说，“祝贺我！”

“祝贺你！”我说，“天呀！祝贺什

么？”

“我已经把它做成啦。”

“你已经做成啦。究竟是什么东西引起了爆炸？”

当我们最后设法到达我小平房的住所时，他向我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许多金属和其他物质放在一起熔化，并打算让这个混合物在火里熔化一周，然后让它慢慢冷却。当原料的温度降到华氏六十度时，喀威尔物质制造的最后阶段就来到了。但是他无意识地把原料制成了薄的宽片，当它的制造过程一完成，上边的空气和屋顶即失去重量和压力，同时围绕四周的空气每平方英寸有十四磅半的压力。喀威尔物质周围的空气以不可抵挡之力挤压它上边的空气，并猛烈地逼它上冲。因此反转过来，它周围的空气又失去重量，被迫上升，并吹掉了屋顶。

我凝视着，仍然十分惊奇而且不明白，为什么一切预想都给搅乱了。“现在怎么办呢？”我问。

“如果你允许的话，首先我要洗一个澡。我想，除我们两人之外，假如没人谈到这件事，那是最好的。我知道我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可能农村不少的房子都遭到了破坏。但是我不可能偿还我所造成的损失。你晓得，一个人不可能预见到每件事情。如果不作其他解释的话，人们可能会想那是一次旋风所造成的。至于我的三个

助手，如果他们还活着，我怀疑，他们是否还能有解释这一事故的智力。你是否让我暂时住在你小平房的一个空闲屋子里——”

他停下来凝视着我。当他洗澡时，我自己在考虑这个问题。很明显，与喀威尔先生的交往是危险的。但是我年轻鲁莽。我的事业还混乱不堪，我决定让他住在我这里，并看看这一事业的始末。

我们立刻开始工作，重建他的实验室，继续我们的实验。一天，他跟我说：“我有另外一个喀威尔物质制造方法的模糊概念。上一次我制造这种物质，是在一个扁平罐中，把罐的边缘压住，它直接全部冷却，因而发生爆炸，房顶被吹掉。但是假如没有房顶的话，那物质是不是自由地上升呢？

“它会立刻上升！”

“的确，不比发射大炮的震动小。”

“但是那有什么好处？”

“我要和它一起上升！”

我放下茶杯注视着他。

“设想一个球体，”他解释道，“这球体很大，能容纳两个人和他们的行李，它是用钢制造的。里边镶着玻璃，外边覆盖一层光滑的喀威尔物质。”

“但是你怎样进到里头？”

“那十分容易，只需要一个不透气的人孔就

行了。必须有一个阀门，以便往外抛出东西，而不致于损失空气。”

“我开始明白了，”我慢吞吞地说，“你可以钻进去，趁喀威尔物质热的时候把你自己拧紧在里面。当它一冷却时，它就变得不受引力的影响，并可以飞走，直线地飞——”我突然停下。

“怎样阻止球体永远直线地飞入太空？”我问。“你断定不了它到达什么地方；如果你能断定——那你怎么回来呢？”

“我已想到了这一点。”喀威尔说，“内层的玻璃球体可以密封不透空气，而且除人孔而外都可以继续密封。但是钢球体可以分段制成，每段都能够用同一方法象滚轴卷帘一样卷起来，这些卷帘用电操纵很容易。所以你晓得，球体的喀威尔物质内部包括窗户或卷帘。当所有窗户关闭时，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引力可以到达球体内部，它可以直线地继续飞入太空。但是打开帘子，你设想，打开其中的一个帘子！那末，在那个方向上碰到任何一个重的物体都会吸引我们。”

“我明白了，那很清楚。只不过我不明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当然！譬如说，一个人可以去到月球。”

“那里有空气吗？”

“可能有，而且我们不仅限于到月球。有火星——清新的大气，新的环境，到那里去可能是舒适的。”